

◆ 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京漂女

最新中短篇小说集

● 刘心武自绘插图

岁岁和她，还有类似的人，

其中女的居多，男的相对稍少，

有人粗略统计过，到二〇〇一年初，

大约有一万来人，叫作「京漂」，

用从日本传到台湾再传到大陆

的那个词——「族」——来说，

则是「京漂一族」。

这「京漂一族」当然属于

「外来人口」的范畴，可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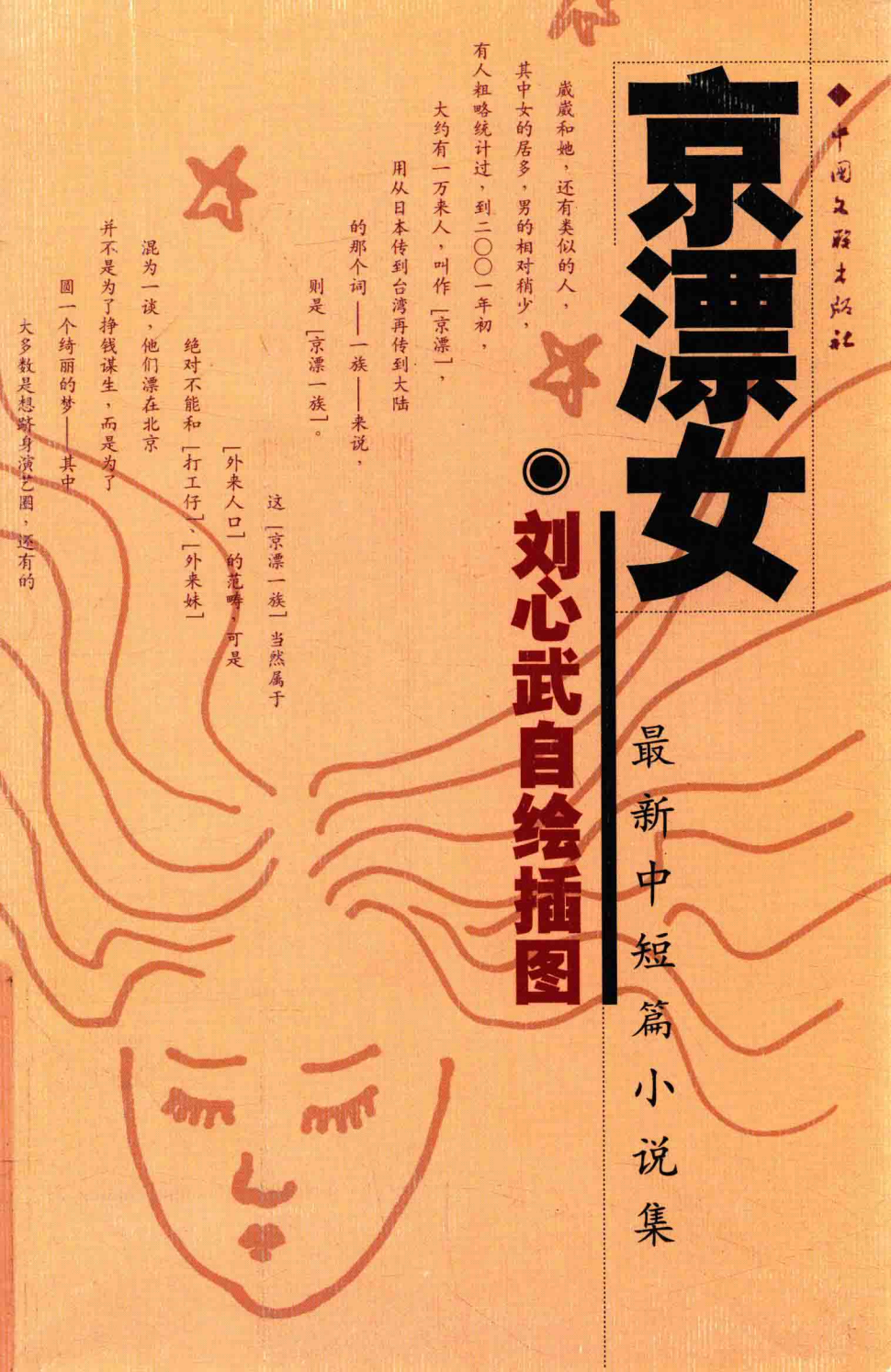
绝对不能和「打工仔」、「外来妹」

混为一谈，他们漂在北京

并不是为了挣钱谋生，而是为了

圆一个绮丽的梦——其中

大多数是想跻身演艺圈，还有的



京漂女



最新中短篇小说集
◎刘心武自绘插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漂女 / 刘心武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2.1

ISBN 7-5059-3952-1

I. 京... II. 刘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4122 号

书 名	京漂女
作 者	刘心武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市彩桥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34 千字
印 张	14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4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952-1/I · 3063
定 价	26.00 元

目录

◆ 京漂女	1
◆ 小样儿	47
◆ 尘与汗	57
◆ 蓝玫瑰	111
◆ 一畦春韭绿	123
◆ 人面鱼	135
◆ 水锚	157
◆ 绣鸳鸯	169
◆ 最后金蛇	177
◆ 护城河边的灰姑娘	195
◆ 鲜豌豆	235
◆ 戳破	245
◆ 袜子上的鲜花	289
◆ 吉日	301
◆ 贼	319
◆ 杀星	329
◆ 红蛙	379
◆ 多桅帆船	425

京

漂

女



京漂女

L·X·W

刘心武自绘插图·珍藏本

京漂女

3

1

“那就明天早上八点吧。”

声音懒懒的。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钟点。这种钟点他应该是正在床上酣睡。

“晚上八点？”她故意这样问。

“早上。”

这钟点弄得她一夜没睡好。不用闹钟叫，窗户稍微发青她就起来化妆。七点半她已经捏着手机跳进了出租车。七点三刻，她在车上给他挂电话，房间里的没人接，手机没有开机。

整八点，她到了他的门前。按门铃。

她不知道在门外等了多久。按了三遍门铃，听不见里面门铃的丁东声，也许门铃导线根本没有接通。

她又一次被涮了？

她对自己淡淡一笑，仿佛对面有影院里的大银幕，上面是她的大特写，那淡淡的的笑容既凄楚，也坦然。

这扇门里的那个副导演，轻易不跟人约会的。就是被他涮了，前提是真的约会过，也算有三分幸运。你总算在他那儿挂上了号。

副导演辅佐的那个大导演，对演员的最后确定一定要亲自拍板，自不待言；但副导演如果不把你放在备选资源内，你就无论如何也入不了大导演的瞳孔。这回副导演许诺的是女二号，她自信那角色非她莫属。

他跟自己约的时间，确实是早上八点吗？晃晃头，仔细再想想，没错。

也许这时候屋里根本就没人。

她正伸手，想再按一次门铃，忽然门被迅猛粗暴地打开了，一个年龄跟她相仿的女人，只穿着凌乱的内衣，头发更加凌乱，一只手攥着门把手，一只手叉在腰上，两眼圆睁，恶狠狠地瞪着她。

她转身就往楼下跑去。

2

对着一家还没开门的服装店的玻璃橱窗，她对自己的鬓发略事整理。

很拙劣。如果是影视里的一个情节，从编剧到导演到表演到摄影统统拙劣。

但真实的是，那来开门的竟是葳葳。这一笔倒真算神来。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葳葳了？三个月？小半年？这娼

妇……怎么偏是她？

葳葳和她，还有类似的人，其中女的居多，男的相对稍少，有人粗略统计过，到2001年初，大约有一万来人，叫做“京漂”，用从日本传到台湾再传到大陆的那个词汇——一族——来说，则是“京漂一族”。这“京漂一族”，当然属于“外来人口”的范畴，可是绝对不能与“打工仔”、“外来妹”混为一谈，他们漂在北京并不是为了挣钱谋生，而是为了圆一个绮丽的梦——其中大多数是想跻身演艺圈，还有的想成为画家、作家、摄影家……总之，他们是因为热爱文艺，才离开家乡，带着一笔钱，跑到北京来，自己租房，四处活动，漂在各种文艺场所，混迹于摄制组、录音棚、电视台、展览会、首映式、发布会……如果上面的场所一个也混不进去，那就至少会漂浮在某些演艺圈的外围空间，比如常能遇上二三流演艺人士的歌厅舞榭、咖啡吧、啤酒屋什么的，当然也包括某些能提供与演艺圈人士邂逅机会的私人派对。

3

有人在叫她。

是阿铿。

阿铿一米八二的个头，肩宽腰细，模样很帅，表情很酷。

阿铿漂的时间比她长，曾经陪一位女明星做过一个洗发水广告，在电视台持续播出过小半年；最近常走T字台，一家小报刊登的大照片上，把他的身姿作为了前景；但这些成就显然都并不能填满阿铿的欲壑。

阿铿的最高目标是要么成为影视红星，要么成为电视主持人。他的欲望哪天得以实现？她和阿铿走进附近一家台资

小吃店。两人都要了热豆浆和油条。

她喜欢阿铿,不为别的,就为阿铿自从认识她以后,尽管她一直落魄,却始终对她友善。这样的为人在“京漂族”里并不多见。

阿铿问她是不是还在那家影视公司帮忙。他们都曾经给那家公司充当过群众演员。群众演员跟群众演员也不一样。他们算“高级龙套”,比如在前景里,阿铿是洋车夫,她是坐洋车的阔小姐。有时副导演还让他们这两个龙套之间多少有一点戏,比如小姐嫌车夫汗臭掏出手帕掩鼻、车夫束紧腰带强忍饥腹什么的。最后在剪接出的片子里,那一晃而过的镜头对烘托时代气氛竟非常提神,甚至有影评家专门涉及那一场景的处理,认为非大手笔的导演是不会有如此细腻的笔触。

阿铿回忆起他们那一回的合作,说那辆假洋车他刚一提起拉手就散了架……呵呵地笑。她没笑。她记得那回让她穿的旗袍很不合身,而且不知道使用过多少次,却始终没洗熨过,散发出一种沉闷的霉味儿,更不堪的是,当她脱下来时,发现领子里有一块腻腻的东西,是油彩,还是鼻涕?……一阵恶心,她把半根油条扔到一边的烟灰缸上。

“……他让你演那个妓女了吗?”

那本是她竭力争取的角色,而且阿铿绝对是好意,可是此刻话音落进她耳朵,却令她产生当众挨骂的耻感,她用餐巾纸拼命揩手指头,气急败坏地说:“你呢?他们找着跟你亲嘴的顺眼的搭档了吗?”

阿铿没有被影视导演选用,有一条理由,是说他个头太高,演言情戏,得一米七五以上身高的女演员跟他配戏,亲嘴时的镜头才能让观众顺眼;可是女演员身高到了一米七五以上,又哪儿能娇小玲珑?

“京漂族”多半喜怒无常。阿铿自己也并不例外。见怪不

怪,彼此彼此。

4

阿铿先走一步。服务员收拾过桌面后,她还在那里愣愣地坐着。

又有人叫她。是一种极其标准的“国语”。听那声音,出语人简直是从台北街头直接走进来的,那是都非。

“哗!这位女生,天还蛮早,怎么就在这壁厢作夕阳之叹啊!”

其实都非根本没去过台湾,一直生长在四川成都的小巷子里,可是他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“台北腔”,还会灵活使用某些台湾流行的语言习惯,如把年轻女士一律称做女生,使用“蛮”替代“非常”为副词,在句首频频加上个“那”什么的。这也不奇怪,除了台湾影视歌三界明星本身的影响,大陆有的电视主持人,就靠着这样的语言风格蹿红,都非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鼓舞,他的理想,就是进入电视台成为那样的红主持。

曾经有人说,深圳树上落下一片树叶,会同时砸着好几位经理。与此类似,在北京某些场合,如果树上落下一片叶子,至少会砸着一位“京漂”。

都非——自然是他的艺名,绝大多数“京漂族”都尽量不让人知道他们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。都非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张锦生,他自己觉得俗不可耐,于是取了现在这样一个“耐人寻味”的雅称——坐到她对面,很内行地点了一客高雄担仔面;听说她已经吃过东西,便为她点了一杯台式泡沫红茶,笑嘻嘻地说:“呜喔,男生请女生,那应该的啦!”

都非边吃面边评论昨天电视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表

现。都非的絮叨令她起腻。她就故意说：“我只欣赏亚宁。至少，他没有台北‘国语’腔……”她知道，都非最听不得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亚宁的名字，还没有混成亚宁的同行，却已然是冤家了。

都非吞着面条，脸上是痛苦的表情。她心软了，没等他说出论争的话，便笑笑问：“你今天什么日程啊？”

都非吃完面，用餐巾纸很秀气地揩嘴唇，整个气质比奶油更奶油，对她说：“真是的，你的日程如果还没排定，那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参加《心比火热》首映式？那会很开心的啦？”

拍《心比火热》的那一帮人，她当然听说过，却还没接触过。那些人搭成的班子，其实比她已经够得着的剧组档次要低，但是她闲着也是闲着，百无聊赖中，去趟一脚倒也无妨。

出了小吃店，都非伸出手，字正腔圆地呼唤：“计程车！”她撇嘴：“北京只有出租车！要么，叫 TAXI，叫‘的’……你以为你在哪儿？”

5

但她还是有几分感激都非，因为都非没挑破那层纸——她漂了这么久，竟还没混出个真正有“日程”的状态来。但她也知道，都非拉她来这个首映式，是因为这样的活动，观众人数并无保证，需要有若干都非这样的“托儿”，想方设法再发展出一些“光临者”，来让观众厅里的座位起码不至于空得太多。

如果这天不是星期日，电影院也不敢安排上午十点的首映式。这家电影院附近有两所大学，还有好几片居民楼。这部《心比火热》定位为青春喜剧片，映前导演和主要演职员会上台与观众见面、对话。影院经理估计怎么也能上七成座位，

可是已经都到十点钟了,放映厅里却只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看客,算起来不足四成,而且,其中有不少还是都非那样的并不需要买票的人物。

十点一刻,首映仪式才开始。导演是个脑后扎马尾巴、满腮胡子的矮胖子。他亲热地招呼台下的观众:“亲爱的上帝,请离我们近一点,集中一点好吗?”坐在第十排的都非立刻站起来,往前面中间走,这原来也是策划好的一种“托法”。在几个都非式“托儿”的带动下,观众们果然大体都集中到了前面,密集起来的观众使整个放映厅里的气氛热烈了一些。

导演一一介绍上台的人物,尽管他用了好长一段话,里面嵌入了好多夸张的形容词来介绍那位瘦高的摄影师,观众们报以的掌声还是零零落落;直到他把女一号——最近一年来颇露头角的那位演员唤到台口时,台下才响起了比较热烈的掌声,都非还不失时机地吹了一声口哨,引出了一阵哄笑、一些嘘声和一些意义丰富的掌声,气氛顿时活跃起来,这正是主持者所企盼的……

她觉得,那台上的女一号,目光与她有短暂的交接,仿佛阴阳二电一触即炸,她心中闪出强光响出惊雷。她太清楚她了!她们前后脚漂到北京,一起跑过龙套,甚至在一把伞下避过雨……今天,女一号在那短暂一射的眼光里,向她宣布了自己“有志者事竟成”;她呢,在那短暂相接的瞬间,她把什么信息传递给了对方?“再让你半年!”对,至多,一百八十天,那时候……不会是在这么个破地方,面对这么多空座位!哼!

台上的人尽量地诙谐,台下的笑声多起来,似乎也并不勉强。陆续又进来了一些观众,场面竟渐次热闹起来。她心里却越来越不痛快。那女一号穿着露出胸沟的黑连衣裙,手里拿着一定是都非式“托儿”献上的花束,不断地举臂向台下观众挥动……太不得体,冲那股酸劲儿,她就断定此人成不了什

么大气候!

台上请台下观众自由提问,都非头一个站起来,接过组织者递上的话筒,仿佛是刚从台北赶过来的,用标准得令人起腻的“国语”,向女一号发问:“那我很想晓得,演过这样一部喜剧以后,你会不会把自己定位于喜剧型演员,蛮自信地朝‘笑星’的目标挺进?……”

她喉咙里有欲呕的感觉。她离开座位,赶紧往外撤。

本来,都非还约着她,跟着剧组再转移到另一处电影院,参加另一场见面活动。她知道,都非和她可以坐进那辆依维柯小面包车,跟在导演与女一号他们坐的本田雅阁小轿车后面;而在车上,都非会让她也得到一个信封,里面至少会是一张百元大票(而她也就必须在下一场见面活动中站起来提“恰到好处”的问题);末后,他们还会一起到一处餐厅,吃自助火锅,而那时,无论都非,还是她,以及另外两三个“托儿”,酒肉做媒,就都有机会争取到导演,或至少是副导演的特别注意,乃至于是陡获青睐,于是,那下一部戏里,怎么也就会摊上个在演员表里列出来的角色……这其实也就是他们“京漂”的日常生活。但是,她怎么能容忍,那女一号再以那样的目光,来射她睨她瞥她?更何况,如果对话,她能说什么?那一位却可能或者话很多,或者竟根本无话,这两种情况她都难以忍受!是的是的,人生的痛苦,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自己失败无获,而是他人的成功丰收!

她快步走出电影院大门,下得阶梯。手机响起了蜂鸣音。

6

来电显示上的号码很是陌生,简短留言是“速到香都”。

这并不让她吃惊。“京漂”之间有些约定俗成的“漂规”，凡还没出道尚在挣扎中的“漂哥”“漂妹”，常常互献信息，以备选用，也算是相濡以沫；“有饭大家吃”，算是一种人际温情吧。

香都饭店这天中午有电视剧和电影套拍的《客从天降》开机仪式，导演鼎鼎大名，女一号早属艳星，这都并不令她怦然心动；可是，那男一号，是她的同乡，连续三年报考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、广播学院均遭失败，从前年起顽强地漂在北京，七闯八奔，歪打正着，上个月偏因一个偶然机遇，被大导演一眼看中，选定为这部戏的男一号！半年前《客从天降》的小说出来时，传媒上便爆炒得沸沸扬扬，一家报纸娱乐版还发动读者，为改编这部小说挑选导演和演员，所刊登出来的男一号理想人选，打头的是苏有朋，你想想那是个什么角色！当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接了这部戏后，传媒更炸开了锅，人们本来设想的导演，都还没到这个重量级啊！紧接着，传媒又告诉大家，戏里男一号，竟选用了籍籍无名的他！记者采访导演，问：“是不是又有一个葛优横空出世？”问的当然很有道理，葛优当年就是考哪儿哪儿不要，最后只被全国总工会的话剧团勉强收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戛纳电影节上封了影帝，在国内更成了人见人爱的公众宠儿，论票房是“泰山石敢当”，以至凡他出面做广告推销的商品，也必定稳获高利……大导演是这样回答记者的：“他肯定不是另一个葛优，但他有可能是中国的汤姆·克鲁斯！”戏还没拍，传媒对这位“中国汤姆·克鲁斯”的宣传已经如火如荼，小报上又是照片又是专访，甚至一家大报的娱乐版也凑热闹，把他的照片和汤姆·克鲁斯的照片并排刊出，大字标题是：你更喜欢谁？

说来也怪，对于那位窃取了《心比火热》女一号的主儿，她想起来就妒恨交加，对这位“中国的汤姆·克鲁斯”，她却心平气和，甚至还暗暗为他庆幸。难道嫉妒心只针对同性，特别是

同一年龄段的同性发作？

其实，不用这个电话提醒，她原来也知道，香都饭店有这么个开机仪式，那场面、气派是《心比火热》那样的班底望尘莫及的。她决定赶往香都。

7

香都饭店外面，停车场旁的一片绿地，她刚漂来时，听人家说，那里是“停机坪”，她望过去，好纳闷，那里头就是最小的直升飞机也停不下啊！后来才知道，“机”字应该换成“鸡”字，说的是那里经常有“野鸡”出没，尤其夜幕降临以后，“鸡”影幢幢，有的“鸡”会被一掷千金的男人带进饭店，或者仅是陪饭陪酒陪唱陪舞陪泳陪笑，最后身上留些拧痕皮包里添些小费；或者由豪客开房间再加倍睡，那早晨出来时会眼套黑圈而挣到成摞的票子——有时还会是硬通货；直到半夜还没有被带进饭店的“鸡”，有的快快地回到自己住处，以待明日；有的则没那么“矫情”，她们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只要有打野食的男人们来，肯给钱，无论把她们引到什么不仅不豪华甚至很卑琐的地方去“打炮”，也认命。她原来一直认为，这些“鸡”属于另一类漂流族，与她所属的“京漂”不可同日而语，“鸡”们是“肉”的层次，“京漂”在“灵”的层次。不过最近她产生了很痛苦的思绪。“京漂”里像葳葳那样以“肉”争先的例子，难道是个别的吗？而有的，曾和她一样抱着辉煌理想漂在北京的女孩，因为屡屡失败，对跻身演艺圈完全失望，便索性到夜总会性质的地方死心塌地的当起了坐台小姐，虽说是有关部门时不时地严查严扫，担着些个风险，但很快也就挣出了商品房私家车，从外在形态上看去，倒比她这样洁身自好的“京漂”混得惬意！

她朝“停鸡坪”望过去，草皮青翠，花坛缤纷，树丛和凉亭下有些老人坐着聊天，一群小孩在甬路上追跑，一只“鸡”也没有，是啊，这种时候，“鸡”们都在自租或合租的窝里睡大觉哩。

但她心里忽然酸酸的。母亲教她唱过那首聂耳谱曲的歌，单有一句总粘在心尖上，刺得她心酸：

舞女，是永远地漂流……

她一直很奇怪，谱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人，怎么会又谱出如此凄楚的旋律。

舞女——这个称谓，把她这样的“京漂”，和那些坐台小姐，乃至那些“鸡”们，混为一谈了——其间的界限，其实很难划清！

一个男子迎面而来，兴冲冲地跟她打招呼。

8

那是夏景志，在“京漂族”里辈分比她略大，不过他们主攻的方向有所区别，她是想成为一颗影视明星，夏景志是想成为京城里的著名“娱记”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毕竟都奋斗在一个娱乐圈里，磕头碰脑的机会很多，也算是大熟人了。

“你总算来了。请柬我都给你搞定了。”夏景志脑门上汗津津的。

“原来是你给我留的言！可电话号码怎么瞧着那么生？你又把手机丢啦？”

“人永远会犯错误，可是人不能总犯相同的错误——看，我鸟枪换炮啦！”夏景志把便携式电脑晃给她看。原来，夏景志跟一家网站签了约，成为了该网站惟一的特派“娱记”。夏景志跳了不知道多少回槽，他从报社专拆读者来信的编务，终